

19 世纪中期至 20 世纪初中医药 在美国的传播路径分析

毛和荣,柯玉莲

(湖北中医药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5)

摘要:中医药对外传播是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重要一环,也是近年来的热点话题,特别是中医药在当今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之一的美国的传播具有示范意义。立足于 19 世纪中叶至 20 世纪初这一历史视角,通过历史文献法和比较研究法梳理分析中医药在美国传播的历史背景、机遇和挑战,发现中医药当年在美国的传播沿着以人际传播为主、大众传播为辅的传播路径,这为新时期中医药在全球的传播提供了重要借鉴。

关键词:中医药;美国;传播策略;人际传播;大众传播

DOI:10.11954/ytctyy.202406001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中图分类号:R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197(2024)06-0001-05



TCM Communi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Mid-19th Century to the Early 20th Century

Mao Herong, Ke Yuli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be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Wuhan 430065, China)

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has been a hot topic in recent years, and it is also a significant part of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TCM cause. A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oday, the communication of TCM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of exemplary significance. With the methods of historical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research, this paper outline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TCM spread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Mid-19th century to early 20th century, and analyzes the then strategy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supplemented with mass communication of TCM in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can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global communication of TCM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 United States;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Mass Communication

中医药是我国独特的卫生资源,也是潜力巨大的经济资源、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优秀的文化资源及重要的生态资源^[1]。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中医药的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中医药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明确指出,要推动中医药高质量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深化中医药国际交流与合作,推进中医药海外本地化发展^[2]。中医药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载体,而且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医药在美国的发展和传播由来已久。至少从 19 世纪中期开始,随着华人迁徙美国的浪潮,中医药越来越深入地融入当地人的生活。为了满足自身的医疗需求,背井离乡的华人随身携带了来自家乡的中药材和各种医书,后来又通过开设中医诊所、中药店或其他形式的中医服务机构逐渐在白人社区开展了中医药文化传播。中医药在美国的早期传播对当下中医药国际传播颇具启发。虽然有关学者对中医药国际传播的现状、困境及策略等已开展了不少研究,但学术界对中医药在美国的传播尚未进行深入探讨。因此,对 19 世纪中期至 20 世纪初中医药在

收稿日期:2023-08-2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1BXW052)

作者简介:毛和荣(1979—),男,湖北中医药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医药英语翻译与国际传播。
E-mail:314505324@qq.com

柯玉莲(1999—),女,湖北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医药英语翻译。E-mail:1808293787@qq.com

美国的传播历史轨迹进行系统梳理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 中医药传入美国肇始

中医药在美早期传播主要源于美国殖民者对东方文化的兴趣和中国移民的医疗实践需求^[3]。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中医药,中医药对美国社会的影响随着中国移民的增多而逐渐扩大。作为当时华人自我施治的主要方式,中医药随着华人的到来开始进入美国。在旧金山、加州和俄勒冈州等地的唐人街,当时都有华人开设的中医诊所或中药店,主要为当地华人提供医疗救助,也是华人群体聚集议事的重要场所。其中,位于俄勒冈州约翰迪(John Day)小镇的“金华昌”更是中医药在美国传播的缩影,其最初是由伍于念(Ing Hay Wah,当地人通常称为“喜大夫”)和他志同道合的中国商人朋友梁安(Lung On)于1891年创立的一家草药公司。凭借“喜大夫”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品德和梁先生精明的商业头脑,该公司在当地闻名遐迩。在他们去世多年后,尘封已久的金华昌于1980年正式作为博物馆向公众开放,并在2005年被当地政府指定为国家历史地标(National Historical Landmark)^[4]。博物馆里珍藏的物品生动呈现了他们在异国他乡传播中医药的历史画卷。

无独有偶,在旧金山“唐人街”,曾经住着一位远近闻名的中医大夫——黎普泰(Li Putai)。他凭借精湛的医术、精准的用药和周到的服务,最终成为旧金山最富有的名流之一。黎普泰凭借精湛医术吸引了众多非华裔病患,并引发了外国人对中医的兴趣。像黎先生这样的中医在当时美国社会中往往扮演着多重角色——商人、教育者和医疗工作者。位于旧金山黎先生的中药房不仅为社区提供杂货和药品,还提供医疗服务,并且培养下一代中医,以满足整个社区不断增长的医疗保健需求^[5]。创办中医诊所或中药店成为当时中医在美传播的最主要途径。

不幸的是,1882年《排华法案》出台之后,华人和中医都受到了史无前例的歧视与排斥。然而,由于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临床疗效,中医药最终得以顽强生存下来。一些学者认为,中医作为当时的一个特殊群体,在团结华人群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6]。此外,作为商人阶层的一部分,一些熟悉英文的中医师可以充当劳务中介和兼职翻译,从而能够帮助移民社区纾解当地人对华人的偏见和压迫。尤其是在排华法案生效后,受多种因素影响,尤其是美国西医组织对中医的刻意打压,使中医在美各地往往沦为“非正规(irregular)”或“非科学(unscientific)”的医学。中医一度无法在当地社会立足,成为一种“非法”的医疗选择。例如,一些当地医生常通过本

地媒体公开蔑视甚至诋毁在洛杉矶行医的谭富园(Tom Foo Yuen),质疑谭的资质和医术,指责他在临床实践中非法使用了蜥蜴、蟾蜍等不洁药物^[7]。总之,这一时期中医药在美的传播深受各种因素的影响。

2 中医药在美传播的影响因素

2.1 中医药在当时美国传播的有利条件

中医药在美的早期传播,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文化性。中医学是中华民族在生存与发展过程中与疾病作斗争的实践经验总结,是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经验累积和智慧结晶。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中医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其理论体系折射出了中国历史文化的独特光芒。《古今医统》指出:“儒识礼仪,医知损益,礼仪之不修,昧孔孟之教,损益之不分,害生民之命,儒与医岂可轻哉?儒与医岂可分哉?”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医学提供了传承发展的土壤,中医学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由于文化基因一脉相承,中国人对中医药有着天然的亲切感和认同感。对于在美工作和生活的华人来说,中医药不仅是维护健康的医疗手段,也是联系自己与家乡的文化纽带。对于刚刚入美的华人而言,中医药是自己健康维护和保健养生的首选。当时,中国人整体上对西医的治疗体系知之甚少,这导致他们无法对美国本地的医疗服务建立足够的信任。另外,受文化水平的限制,面对难以逾越的语言文化障碍,华人常无法与当地医生进行有效的医患沟通。最重要的是,华人所受的排斥和歧视剥夺了他们当中许多人使用西医的权利,他们往往只能最终求助于中医药。

中医药在美生根发芽也与其自身的特点密不可分。与其他医疗体系相比,中医药有着“简、便、效、廉”的天然优势,中药资源的可及性和广泛性就是一个例证。大自然为中医药的发展延续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中医在充分开发利用国内中药资源的同时,也因地制宜,努力发掘利用所在地的药材资源,以方便患者和降低医疗成本。1897年,一位名叫李永福的中国医生在《洛杉矶时报》撰文写道:“我们不仅要从东方(主要指中国)进口,也要从我们自己的国家(这里指美国)寻找足够多的有效草药。”^[8]

中医药的生命力在于其疗效,疗效也是中医药海外传播的关键所在^[9]。在美国,虽然种族主义和其他因素使得中医受到打压,但确切的疗效使其深受包括白人在内的美国当地人的欢迎。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当美国的医疗技术和设备还相对不够发达时,中医在治疗一些疾病方面已经表现出特殊的临床疗效和人道主义理念。无论是“金华昌”还

是其他中医机构,都因值得称道的疗效而吸引了大量的外国患者。例如,早期在加州地区最有影响的中医黎普泰,以治疗疑难杂症而闻名,为此他被认为是“唯一一个从繁花王国进入我国的专业人士”^[10]。而被称为“草药之王”的邝寰在旧金山也颇具名气,治愈了数千患者,尤其是女性患者,因此赢得了当地女性的广泛赞誉^[3]。自远涉重洋来到美国,中医为来自美国、威尔士、爱尔兰、法国和意大利等诸多国家的居民提供了令人满意的医疗服务。正是通过为非华裔患者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中医才得以作为一种跨国文化实践在美国站稳脚跟^[11]。

2.2 中医药在当时美国传播的制约因素

与有利条件相比,中医药在美传播遭遇的限制更加明显。中医药在美传播面临着政策歧视、跨文化交际障碍、翻译困难等多重挑战。

首先,这一时期的《排华法案》为排斥华人和中医药制造了史无前例的紧张气氛。《排华法案》是美国1882年签署的一项法案,由1880年的《柏林盖姆条约》修正而成。该法案是针对大量华人迁入美国西部所做出的反应,是美国通过的第一部针对特定族群的移民法,充斥着对华人赤裸裸的歧视与排斥。当时,美国媒体将华人塑造为负面形象。全美尤其是加州的报刊开始极力抹黑华人并把白人失业等社会问题归咎于华人,中国移民甚至被认为是患有寄生虫和其他危险传染病的“怪胎”。当地外文媒体常把攻击中医作为仇视华人的一个抓手,嘲笑中医疗法是反文明或不科学的^[12]。美国学术组织特别是西医团体更是为了自身利益而不惜联合起来排斥、诋毁中医。美国医学会(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AMA)与政府合作,大力打击“非正规”医生(即无证医生)^[13],尤其是在《排华法案》之后,西医大肆鼓吹中医药是过时的、非正规的、不科学的,这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美国民众的健康观。由于缺乏法律认可,旅美中医常被剥夺获得执业许可证的机会^[3],而无证行医就面临着法律诉讼,甚至遭受被遣送回国的厄运。尽管中医们不断抗议、申诉,但情况并无明显改观。为了避免遭美国政府驱逐出境,大多数中医从业人员不得不以商人身份伪装自己,以便继续为他人提供医疗服务,谋取生计。总之,极端的社会环境使得中医药在当时的美国举步维艰。

其次,中西方文化差异带来的跨文化交际障碍是中医药当时在美传播的另一个巨大挑战;一方面,语言差异直接造成了跨文化交际的障碍,由于当时迁徙美国的大多数国人都不擅外语,这使得他们无法准确向美国当地人解释中医的理念及其作用机制,因此美国的许多中医诊所不得不雇用当地人做

英语翻译,然而当地人往往不懂中医,中医药跨文化交流的语言障碍难以清除;另一方面,跨文化交际障碍还存在于中西医的医学理念上,中医讲究“气”“阴阳”“五行”“脉象”和“君、臣、佐、使”,这些概念更多是基于临床经验,难以量化,而此时的西医注重解剖、实验验证、检测结果和数据分析,正朝着现代科学的方向发展。因此,在美国人尤其是西医界看来,中医注定是“非科学”和“非常规”的。这种观念影响深远,至今,中医药在美仍被视作一种补充和替代医学。

中医药英译是中医在美传播的又一桎梏。由于在美本土传播历史短暂,影响范围有限,此时的中医英译基础还相当薄弱,很大一部分中医学术语如“气”“阴阳”“五行”等,在当时英语语境中缺乏对应词,这增大了当地人对于中医的理解和接受难度,从《东方医学科学》一书的术语使用可见一斑,见表1。根据李照国教授的《中医对外翻译三百年析》,中国学者从20世纪初才开始积极参与中医药翻译工作,此时英语才成为中医翻译的主流。在此之前,针灸学曾长期作为中医文本翻译的典范,被翻译成其他语言^[14]。换言之,中医早期传入美国时,中医翻译还处于最初的摸索阶段,这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其在美的传播和发展。

表1 《东方医学科学》中医术语翻译举例

中医术语	书中译文	WHO 中医国际术语标准译文
伤津	injures thesaliva ^[15]	Damage to thin body fluid ^[16]
邪气	poisonous gases ^[15]	Pathogenic qi ^[16]
金	mineral ^[15]	Excess metal failing to sound ^[16]
木	vegetation ^[15]	Wood is characterized by bending and straightening ^[16]

3 中医药在美传播策略及其影响

3.1 中医药在当时美国的传播策略

19世纪早中期至20世纪初,由于当时的通信技术还比较落后,信息传播多以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为主。

人际传播指在两个人之间或两个人以上进行的面对面或凭借简单媒介,如电话、书信等非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信息交流活动^[17]。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科技并不发达,人际传播是信息沟通和交流的主要形式之一。美国各地的“唐人街”都有规模不等的中药店,为华人和非华人提供杂货、药材和医疗保健服务。接受中医药治疗的患者不可避免地会与家人和朋友分享自己的治疗体验,从而激发其他群体对中医药的好奇和兴趣。中医药独特疗效带来的口口相传,是中医药扩大社会影响力的主要方式之一。名医谭富园用他娴熟的医术治愈了许多美国患者,

并与很多患者建立了友好的私人关系,在当时的美国赢得了显赫的名声和广泛的认可。其个人成就也同样减少了美国当地人对中医药的偏见,促进了中医药在美国的传播和发展。伍于念同样凭借精湛的医术让金华昌中医馆在华人社区、俄勒冈的白人社区甚至来自其他州的外国人群体中名声大噪。伍于念除治疗常规疾病外,还非常擅于治疗败血症、脑膜炎、流感和妇科疾病等,甚至会通过邮件形式为患者寄送中药,更有患者为方便服用伍大夫的中药而选择暂住约翰迪镇直至疗程结束^[18]。

另外,出于对语言和文化差异的考虑,一些中医聘请了外语翻译或与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建立合作关系。为了商业利益,这些合作伙伴往往自愿承担起与患者沟通、向美国患者和其他群体推广中医药的使命。这种合作伙伴关系,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医药在当地的公信力,冲淡了非华裔患者对中医药的偏见和疑虑^[5]。

与人际传播相比,大众传播是由传播组织(如报社、杂志社、电台等)借助于一个或多个媒体,生产和传递公共讯息的过程,这些讯息的目标为庞大的、异质的及分散的受众^[17]。虽然中医药最初主要为华人社区服务,但它很快也为美欧社区所熟悉,其中广告是主要的传播渠道之一。当时,医疗广告几乎完全不受管制,中国医生可以在广告宣传上做足文章。为了招徕白人顾客,中药店经常使用英文招牌并雇用翻译,或刊登广告以宣传中医药的独特疗效。为了吸引患者,有的中医馆张贴了以“妙手回春,分文不取(Give a diagnosis without asking a question. Costs Nothing)”英文脉诊广告^[7]。此外,现代西方医学中妇科医学发展相对较晚,当时美国的医疗环境无法满足地位日益上升的白人中产女性的就医需求,这为中医提供了良机。中医界敏锐抓住了美国白人中产阶层女性这一目标受众,推出了许多旨在应对女性健康问题的广告,体现了对女性的尊重和对女性健康的关注。如富园医局推出的给美国白人中产女性诊治的广告上写着“中医女性疗法,宽容与尊重”,取得了良好的商业效果。金华昌中医馆也因地因时制宜,为了迎合当地人的审美要求,提高宣传效果,常使用英文作为广告语言,并辅之以白人美女的时尚形象来吸引观众的眼球^[7]。这些流行元素的运用使古老的中医药绽放出了时代的青春魅力。

除刊登广告外,中国医生甚至还下大力气撰写出版英文书籍,通过深入浅出地阐述中医药的基本理论,探讨目标受众喜欢关注的医学知识,并试图以他们乐于接受的思维习惯和语言表达来阐述中医的科学性。如邝寰(Fong Wan)在其著《本草知识》一书

中论述了中草药疗法的科学性。面对当地人对中医药科学性的质疑,富园医局出版了《东方医学科学:饮食与卫生》,简要阐述了中医的医学原理和治则治法,如饮食、锻炼和个人卫生等方法,并针对患者的疾病开出了一些特定的养生秘方。这些专业书籍的出版和传播,不仅有力回击了对中医的诋毁,也极大提高了中医药在当地社会的普及和接受程度。

3.2 中医药在当时美国的传播影响

通过各种形式的传播,中医药在美国逐渐建立起自己的社会影响力,这为其今后的进一步传播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民意基础。经过长时间使用或接触中医药,美国当地民众加深了对中医药的认识和理解,减少了对中医药的歧视与排斥。在接受中医治疗后,许多当地民众选择信任中医药并对其疗效赞不绝口。在《东方医学科学:饮食与卫生》一书中,作者分享了共90多封来自患者的感谢信,其中大部分是美国本地患者所写。大多数患者在信中表达了对疾病痊愈的欣喜以及对谭富园等医生的感激,并盛赞了中医药的疗效,见表2。部分信件凸显了中医药相较于西医的显著优势,也明确表达了患者想要更加深入了解中医药和主动推荐中医药的强烈愿望。

表2 《东方医学科学》患者来信举隅

来信者	受谢者	信件主要内容
W. G. Cogswell	T. Foo Yuen	对医生使用调血法治愈女儿顽疾——脸上的丘疹表示感激 ^[15]
Geo B. Dana	T. Foo Yuen & Tom Leong	对医生使用中医药治愈多年胃病和虚损表示感激,愿意将中医药推荐给更多病患 ^[15]
Mrs. J. H. Simpson	T. Foo Yuen	对医生使用中药和食疗治愈了她的疟疾和金属中毒表示感激,愿意将中医药推荐给更多病患 ^[15]
Mrs. Belle Hendren	T. Foo Yuen & Wing Herb Company	由其他患者推荐,对医生使用中药治愈她的白喉表示感激 ^[15]
Mrs. A. A. Burcham	T. Foo Yuen	对医生使用膏药、搽剂和药茶治愈儿子的脊柱损伤表示感激 ^[15]

4 中医药在美传播启示

在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中医药在美的传播与发展给我们带来了不少启示。

首先,中医药海外传播应以提高疗效为第一要务,努力建设高素质的中医临床队伍。中医药想要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医学界站稳脚跟,医家技能与临床疗效不容忽视。无论是开展多种形式的海外医疗援助,还是在海外建立中医医疗中心等机构,都应通

过优质的医疗服务,努力解决当地患者的疾苦,这始终是一项金标准。

其次,中医药海外传播应以文化为依托,牢固树立起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医药不仅孕育于中华传统文化,更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中医药在海外的巨大魅力往往与其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与价值观息息相关。在新时代,如何对中医药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高中医药在异质文化中的亲和力、感召力和影响力至关重要。

第三,中医药海外传播应尽力夯实民意基础,不断提高其本土化水平。中医药在美的早期传播采用了当地受众广为接受的方式,旨在想方设法融入当地社会,以提高当地民众对中医药的认同度和接受度。1973年,内华达州成为美国第一个批准针灸合法化的州,随着2013年怀俄明州针灸法案的诞生,美国已通过了48部针灸法,全美50个州的针灸立法已接近尾声。美国的针灸立法为该国的中医药发展扫除了体制和机制障碍,对中医药在其他国家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

最后,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中医药海外传播应积极响应新媒体发展的时代要求,不断探索生动活泼的传播方式来展现中医药的文化魅力。在新时代,我们应巧用新媒体,通过短视频、动漫、电影等直观新颖的传播形式,将中医药文化的精神内核生动演绎出来,呈现给世界^[19]。我们应努力整合传播平台,深入分析观众的喜恶,从语言表达、核心内容、价值理念等维度逐层有序地推动中医药文化的国际传播。

不过由于时间跨度长、掌握史料有限等因素的制约,本研究未能展现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中医药在美发展传播的“全景图”,本研究所列举的中医药在美传播初期的典型“画面”与“事件”只是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学术界对中医药海外早期传播史的研究投入更多精力,为当下中医药对外交流与国际传播的实践提供更多的历史注脚和经验借鉴。

参考文献:

- [1] 中国中医药网. 国务院: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DB/OL]. (2016-02-22).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2/26/content_5046678.htm.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DB/OL].

- (2022-03-29).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2-03/29/content_5682255.htm.
- [3] 张大庆. 20世纪初美国的中西医论争[J]. 中国科技史杂志, 2021, 42(3): 322, 326, 328.
- [4] 赵中振. 被遗忘的中医药博物馆[C]//中国药学会药学史专业委员会. 第十九届全国药学史本草学术研讨会暨2017年江苏省药学会药学史专业委员会年会论文集. 北京:中国药学会药学史专业委员会, 2017:161.
- [5] TAMARA V S. Herbs and root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9, 53: 102-104.
- [6] 塔玛拉·谢尔顿. 一百多年前的美国中医,靠什么吸引了大批中产白人女性? [DB/OL]. (2019-11-07). https://www.guancha.cn/TamaraShelton/2019_11_07_524290.shtml.
- [7] QI Y Q, ZHEN H, LIU S. American patients' understanding of TCM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J]. Chinese Medicine and Culture, 2021: 159.
- [8] TAMARA V S. Nature's own remedies: Chinese medicine in progressive era america[J].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2019: 389.
- [9] 王娜, 闻永毅. 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中的翻译传播学研究[J]. 西部中医药, 2021, 24(2): 159.
- [10] TISDALE. Chinese physicians in california[J]. Lippincott's Magazine, 1899, 34: 156-160.
- [11] LIU H M. Chinese Herbalist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Sucheng Chan. Chinese American transnationalism: The flow of people, resources, and ideas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during the exclusion Era[M].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143-144.
- [12] KLEE L. “The ‘regulars’ and the Chinese: ethnicity and politics health in 1870s San Francisco”[J]. Urban Anthropology, 1983, 12(2): 181-207.
- [13] TAMARA V S. Curiosity or Cure? Chinese medicine and american orientalism in progressive era california and oregon[J]. Oregon Historical Quarterly, 2013: 268.
- [14] 李照国. 中医对外翻译三百年析[J]. 上海翻译, 1997, 10(4): 39.
- [15] TOM F Y, TOM L. The science of oriental medicine: diet and hygiene[M]. Los Angeles: Foo & Wing Herb Company/Geo. Rice & Sons, 1902: 28, 29, 135, 136, 163, 179, 242, 251-252, 259-260.
- [16]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international standard terminologies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M]. Geneva, WHO, 2022: 3, 4, 23, 38, 66.
- [17] 胡正荣. 传播学总论[M]. 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1997: 128-129, 149-151.
- [18] CHEN Y M. Doc Hay: A Chinese herbalist combating the 1918-1919 influenza pandemic in America[J]. Chinese Medicine and Culture, 2020: 135.
- [19] 毛和荣, 刘娅, 宋勇刚, 等. 新时代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建设研究[J]. 中国社会医学杂志, 2022, 39(5): 498.

(编辑:陈湧涛)